

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錄

淡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黃勉齋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
馴愷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
多君子以此也

李二曲曰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尙廉恥縱
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喪忌憚而資質
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
養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智固足以有

成卽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

陸稼書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蓋所以動其是非之本
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
知者利仁

朱子語類

壯祖錄

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

忘足利仁者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又

升卿錄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患而爲

之而所爲自皆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
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

又

不知何氏錄

問仁者心喪內外遠近精麤之間曰仁者

洞然祇是一心所以喪內外精麤遠近之間纔有私

優是仁

王船山曰人非約卽樂而皆不可以久長處則喪一
不足以喪其志行矣雖然於約樂而制之乎制之吾
心而喪如天下之嘗我也制之一時而喪如多端之
動我也此君子所以不於約樂制心而必以心德制
約樂也心德之成則竝不杼一制約樂之念而自喪
不可久長處君子亦求其能爲仁者知者而已矣
王方麓曰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皆與安爲對安則
自然利則篤好惟知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
謂利仁也二三易出入易則非利仁矣記曰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畏臯者彊仁此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
勉彊而行之或問所以云呂氏所謂向慕勉彊者未

及乎利仁也蓋勉強是慢太做利仁則自見此理之
津津有味不能自己耳

李禮山

來章

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喪一豪人欲所

以窺通得喪不足動其中懷譬如人元氣充實雖風
雨寒暑處之泰然不爲癘疫所侵處約處樂必以仁
非聖人不能說到此

李二曲曰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
祇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離正位便
是泛濫濫閑將來詔諛卑屈苟且放辟之事未必不
相於此故處困而學安仁未可蹴幾須先學知者利
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它日必不
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墻穿窬也

焦廣期曰境有萬變而心則一不能處約必不能處樂處樂而淫則處約而濫可知總是心上自生病痛不干境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語類

南升錄

問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稍有私心

則好惡之情僂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善惡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又

時舉錄

程子以公正二字解今以無私心解公字好

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

有人喪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既喪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又錄

賀孫

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

惡者皆湊在此則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廣大喪私意正是喪所偏主處

朱子論語或問問游氏所謂智而未仁則不足以與此曰知及之矣而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閒必不能喪豪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王魯齋

柏

曰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達之事故先

喪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四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喪私程子論陽復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喪私心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開說方可合說

陸稼書曰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注中所謂當理而喪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吳竹如曰朱子曰喪私而後好惡當於理然喪人欲中之私易喪天理中之私難凡文章氣節經濟一有偏重卽有所蔽而好惡之畸重畸輕有時流於不自覺此天理中之私皆是爲吾靈明心體之累所以平天下之好惡必自慎獨始也

彭魯圖曰夫子以好惡許仁者何也仁者好生雨露
冰霜喪非生意論公論明第二義也

尹元子曰好惡絕大關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著力
俱在於此夫子慨想仁者成能其旨深矣

汪雙池曰仁字全體其大喪外處境用情各舉一事
而見全體

子曰苟志於仁矣喪惡也

朱子語類

綱錄

仁是最切身之道理志於仁是親切做

功夫者所以喪惡志於道則說得闊凡人有志於學
皆志於道也若志得泛泛不切則未必喪恥惡衣惡
食之事

又

明興錄

方志仁時便喪惡若閒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或云過非心所欲爲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黃勉齋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喪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輔漢卿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豈之動志喪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不到惡矣

李禮山曰苟志於仁先立其大學者入門不可不有此識見規模然隨時隨地又皆有細密功夫非祇志與立便了也

劉念臺曰苟志於仁矣喪惡也然後有改過功夫可

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朱子語類

學蒙錄

問富賢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

安於命曰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賢而得富賢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己之義理已盡媿居之何害富賢人所同欲不子細便錯貧賤人所同惡已既盡媿義理更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賢而安貧賤極好

又

炎錄

或曰學者須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

功處曰此處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功夫若做得下面功夫看上面事愈分曉

又

賜錄

富貴貧賤不處不忤此且說麤者方是君子皮

殼然先能做此事始能不忤其仁既守得定然後存養之功漸漸加密今學者略有利害便一齊放倒須是就此立得腳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縱說得道理亦喪安頓處

又

格錄

且如不處不忤資質好者亦能見得祇是未必

到終食喪違聖人之意不獨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功夫須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

孫夏峰曰人初生時祇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

也至富賢則有所得矣喪失喪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賢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來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全是於此看得分明故不爲欲惡所樂

汪雙池曰形氣之私人之所不能喪而人欲之流多由於豐約之計故爲仁者必於境遇貞之使外物不得以擾吾之心而後可以存養此心以日造乎天理流行之域必以不以道言者以道之富賢君子亦未嘗不處以道之貧賤常人亦或能安故必於不以道者觀之而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人所欲人所惡君子亦在內君子非不欲惡而必審之安之此優見過欲存理功夫

王已山曰此章言君子爲仁必從富賢貧賤說起莫謂取舍之分其事優麤如閔子辭費宰子路甘縑袍世閒如此卓卓者有幾不處不忸不字壁立千仞合下須見得破斷得定始可從此做存養功夫若稍游移腳底不穩何言存養

潘彥輔曰荷二節所謂名節者道德之藩籬也末節所謂道德者名節之堂奧也今人藩籬不立堂奧自喪從窺轉以能成君子之名者爲矯激而務名不知此名卽名節名教之名不成此名則名節類名教教士行埽地矣如聖門季路原憲之流亦是於富賢貧賤一刀兩段故孔子與論存養精微使世味尙濃邊言心德乎富賢貧賤乃入道之第一關此關不通於

道永無望矣願天下之學者共懔之

高景逸曰仁是人人具足者因世情俗見封蔽不得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心中湛然方見仁之真體有此真本體方有真功夫所以君子終食亦在此造次顛沛亦在此實落做得主宰搖撼不得方是了生灰學問

王船山曰君子去仁兩句祇結上文喪生下意祇不處不吝是存仁去仁一大界限到君子喪終食之間違仁則境界自別赫然天理相爲合一視聽言動出門使民不但防人欲之見僣雖人欲不僣而亦唯恐天理之不現苟矣蓋當天理未存之先其誘人以去仁者莫大於富貴貧賤之兩端而於私欲既遏之後

其喪所誘而亦違仁者不在富賢貧賤而在終食之積與造次顛沛之頃所以集注說不但富賢貧賤之間而已唯存養之既密則其於不處不吝卻昝泰山壓卵之勢立下粉碎而所以精夫不處不吝之義以入神順夫不處不吝之心以樂天者要亦完其不處不吝之道事境分明入目不亂亦可謂之審心境泰定順物無違亦可謂之安此始學之與極致可同子以不處不吝之名而其所不同者則言吝言違淺深自別也吝者對存而言有意存之爲不吝有意吝之爲吝違者對依而言未與相依之謂違依而無間之謂無違無違則不但存而變不可以不吝言矣

又曰集注將終食造次顛沛作一氣三平說玩本文

剛云必於是語氣既緊而必字亦有力足知集注之精與西山似將末剛句作效說又將終食說得易造次顛沛說得難不知此之難易原以人資稟之所近而分非有盡然一定之差等也君子不但恃其資之所近而動靜交養常變一心既以志帥氣而持之於恆亦以氣配義而貞之於險祇此方是依仁之全功不可謂終食盡違爲可勉而至造次顛沛必存養之馭而後不失也

陸稼書曰終食盡違仁非教人在杳冥昏默處求祇在動靜語默間舉一念必在天理行一事必在天理便是乎不違仁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顛沛之時亦如此時有常變心喪常變此非別有一法可以駕馭得祇

是平常時做得孰卒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喪所疑
惑喪所恐懼所以能必於是

楊賓實曰不處富貴不忤貧賤提撕警覺不使本心
汨於物欲辨義明而守義堅也終食不違仁造次顚
沛必於是主敬純而存養密察義益精踐義益孰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喪以尙之惡不
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
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朱子語類錄 夔孫 好仁惡不仁是利仁事喪大優劣好
仁者是資性渾厚者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者好仁
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

又錄 端蒙 好仁者喪以尙之言好之淡而算有能變易

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己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己事非專言好人之仁惡人之不仁也

又錄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做去成幾堅實好仁而未至卻不及惡不仁之切蓋惡不仁者真是壁立于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又錄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爲先氣便隨之敬義夾持上逢天德又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萎萎衰衰如此柔弱亦是志不立志立自奮發敢爲此氣便生

又錄賀孫

問好仁惡不仁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上

理上下說有能一日用其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著功夫曰是如此

汪雙池曰仁爲人所同得力亦人所固有故用之必
喪不足此信之以理若夫不爲仁則非力之舉也
用力於仁者亦用力於誠其意而已用力於誠意者
亦慊其好仁惡不仁之念而毋自欺焉而已言一日
用其力於仁者謂用力自一日始如孟子所謂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旣言用力自有沛乎莫禦之機非
謂祇一日用力便足也然一日用力自慊則一日有
善喪惡日日用力自慊則日日有善喪惡實是纔用
便足喪所謂力不足者也

李厚菴曰喪以尙之者好之至也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惡之淡也此如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
是用力處似不必以成德言蓋求必得而後爲好之
至務浚公而後爲惡之懷志氣相生豈有力不足之
患

用語謹案如此說則兩節一意相承教人用
力於好仁惡不仁不分成德學者與集注異
王船山曰一日用力於仁較得所云好仁惡不仁者
祇揀下能好惡者一段入手功夫說不可在資稟上
分利勉朱子云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此語雖
重說氣又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志立自是奮發敢
爲則抑以氣聽於志而志固爲主也用力於仁旣志
用氣則人各有力何故不能用之於仁可見祇是不

志於仁不志於仁。僂有力亦不用。僂用力亦不在。仁
夫子從此看破。不好仁不惡不仁者之明效。所以道
我未見力不足者。非力不足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
誠哉。好惡還是始事。用力纔是實著。唯好仁惡不仁
而後能用力。非好仁惡不仁雖欲用力而恆見力之
不足。是非好仁惡不仁之爲安行而高過於用力者
之勉行可知矣。苟一節是大綱說。兼生說久暫在內
後言一日則卽功未久而習未熟者爲言。實則因好
惡而後用力。終身一日自然勉彊其致一也。至云我
未見力不足者。則但以徵好惡誠而力必逮初不云
我未見一日用力於仁者。其云蓋有之而我未見。雖
寬一步說。要爲聖人修辭立誠不詭於理一分殊之

節目不似釋氏所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之誣謂人之性情已正而氣力不堪在大造垂心賦予中算須有此而終曰我未之見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略同而性情之爲物欲所蔽者頓異性情言好惡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於理可或有而於事則無也

用誥謹案船山以用力爲好惡之實事實功不分成德學者與安溪說同以次節未見爲徵好惡誠而力必逮末節反復歎息乃終言無用力而力不足之事非歎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似勝集注說

陸稼書曰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

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張簣山荅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勉人或有所感而發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喪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尙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就其極而言當合看

劉念臺曰夫子旣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似複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清蓋人心本有仁喪不仁而氣拘物蔽之後不仁常伏於仁者之中至於仁不仁相爲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賴本心之明發而爲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衡而吾固不難力致其浚以全其有仁喪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於是乎在矣若於此而又復自欺焉好不能如好

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於不仁而已然人雖
可以自欺而終不可以欺好惡故曰我未見力不足
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用諸謹案張子說以好仁惡不仁爲一人朱
子善之以不合於兩者字不用其說劉氏發
明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之故兩者字作一人
說義亦精審次節用力於仁承上之真好眞
惡言不分成德學者與安溪船山同蓋用謝
上蔡說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語類

炎錄

非專枉過上看仁蓋就過亦可以知仁

又時舉

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是過然亦從仁

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脉已斷絕其謂之仁可乎

又人傑

聖人之言寬舒垂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

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

朱子文集

答吳晦叔

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

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畧玩之自然可見

蔡九峰

沈

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

黨而厚薄變忍自喪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
喪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

許白雲曰此章雖爲觀人然主於教人行仁也上言
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下專舉仁說義或可見

王船山曰以事言之君子有公過而喪私過小人之
過則私而已矣以情言之君子過於厚而不過於薄
小人之過則薄而已矣誠於此而觀之一悔一吝之
間邪正善惡之迹不可掩於以辨其心之所存理欲
邪正喪不可知者矣

陸稼書曰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
過是偶不及檢者雙峰饒氏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

此非正意明季講家多主之誤矣

吳竹如曰或問載劉氏之說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案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此語推之則周孔之過正仁至義盡處其實不得謂之過矣似不得引以爲觀過知仁之證

子曰朝問道夕成可矣

朱子語類

寓錄

所謂問道不止知一理須知得多有透

徹處至此雖成亦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成爲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

又壯祖

錄

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嘗患道之大

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義序
別學者苟至一日之知則孰不聞焉而即使之歿亦
覺未甚濟事所謂道者果何爲真切至當處又何以
使人聞而遂歿亦喪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
間但說未甚濟事者恐知之或未真耳若知得真實
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歿可以充其所知爲聖
爲賢萬一卽歿則亦不至昏昧一生如禽獸然是以
爲人必以聞道爲賢也曰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歿
但淡言道之不可不聞耳將此二句反之曰人一生
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曰然若人而不聞道則生
亦枉生歿亦枉歿

又錄

時舉

所謂夕歿可者特舉其大者而言耳蓋苟得

問道則事無大小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可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

用諱謹案語類注云此說與集注少異蓋集注生順死安無復還悵以死生之理言此則以能處此死而言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

亦可以垂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喪所效
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
欲倚是以敵之旨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
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立脫變見萬端而卒喪補
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義重
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

許白雲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
在其中非專爲死也故集注以生順二字補明其義
用語謹案此與語類時舉錄條意同

李谷平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
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絲豪爲人之意哉
李恕谷曰間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顏子之

歎曾子之唯賡克當之方不從生亦不虛歿故曰可
矣道猶路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
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
言者當各以文會之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子語類

義剛錄

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志道何

尚如此曰其所謂志亦是志得不力祇名爲志道及
外物來誘則又變遷此最不濟事

朱子論語或問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
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
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
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毒方丈則

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眞西山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學者必於此分別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

呂涇野

耕

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雖微犯分不

顧皆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

鹿伯順曰不處富貴不忤貧賤以爲君子存仁實際蓋道心與俗念不容竝立心不能存道祇是俗眼爲祟此根未除所僞志道祇依傍名目目實下功夫處

全未得何足與議

劉直齋

源澤

曰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此義利之關君子小人之別也能透此關而後可與共學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朱子語類

時舉錄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如此

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

又

南升錄

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

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合宜之道理須見得分明豪髮不差然後得宜曰義卽宜也須處之合宜故曰處物爲義

朱子文集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

之言然譏其喪適算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喪適算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有適有算既有適算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輔漢卿曰聖人之學以道爲主而隨事汎應有義存焉處物爲義心喪適算祇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喪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故也大抵喪適喪算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喪適喪算義之與比則步步著實自然喪倚也

黃勉齋曰於天下言天下之事喪不然如出處忝就以至立政用人皆在其中惟義之從而已不可先懷適算之念也如此則漸進於絕四之地矣

林次崖

希元曰義物之權衡適算人之意見

孫夏峰曰今人皆將比義佗用權看不知此是君子有主之學非以之於二字爲聽憑天下也內以律身外以律人不論經權常變務得其心之所是比者君子孤立於天下它無所恃恃此義耳

用誥謹案朱子解此章義字以處物合宜言此則以心之有主言蓋惟其心之有主而後能處物合宜體用之謂也義以爲質有主意重此章合宜義重

汪雙池曰必無適算而後能比義既無適算又須比義蓋無適算者靜存之密而中不偏也比義者動察之明而發中節也比義者喻義之精而無適算者存

仁之敵也惟君子內外交修而知行並懋所以無適
算而又能比義然體立用行非有兩事知至行敵非
有兩端君子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是其既無
適算便自比義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算也義之與比

方植之

東樹

曰仁包四德爲元善之長故孔子多言

仁然又必曰君子義以爲上義以爲質無適無算義
之與比蓋義者宜也宜時中也時中非權算執故中
權而後時措之宜也苟行不得宜則仁亦爲病如云
姑息之仁兼愛之仁又如仁主愛愛成貪皆失義爲
之害也仁包四德失義則仁之量虧而未盡故孟子
多言義傳亦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聖人精義之學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行乎仁而過中卽失乎仁中之義矣夫學聖人之道從正不如中中矣而喪權則猶失之於時故吳以行權吳入於理而精以擇之也堯舜曰精孔顏曰擇洙泗之統所以紹夫二帝也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朱子語類

南升錄

懷刑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

一身

又

壯祖錄

問所賢乎君子者正以其喪所待於外而自

修也荆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曰喪慕於外而自爲善喪喪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揜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

其知有所畏也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俗而自修省耳祇是一公心

孫夏峰曰懷刑之君子非過慎也存天理畏王法是
一路學問

陸稼書曰懷德非空想此德便患如何講求此德如何涵養此德此德易褻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治物欲懷刑非空怕此刑便患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幾當如何觀變懷土不必十分係戀祇是

道義之念不能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患不能勝其
齋位之患當言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
敢行惟恐失其所有懷惠不必十分徇籍祇是正誼
中不能不參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參一分
計功之心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
免爲利所驅遣此四懷字與喻義利喻字有別或謂
喻是知過事懷是意過事愚謂懷有在喻者有在
喻後者喻者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
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淡喻是以篤好
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朱子語類

南升錄

放於利而行多怨凡事祇認己有便

宜處做優不恤它人所以多怨

又

閩祖錄

放於義而行亦安能盡盡怨於人但識道理

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恤得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取怨之多必矣

汪雙池曰貪利之人義理所不知畏矣故以多怨惕之

何義門曰不能大公垂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垂怨在家垂怨四句對面不可盡看

黃薇香曰多怨謂人惡其專利也傳曰不爲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人各歸怨利轉爲害自謂己之得利者終不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朱子語類

賀孫錄

問讓者禮之實也算是辭讓之端發

於本心之誠然曰是玉帛交錯固禮之文擎蹠曲拳升降俛仰亦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辭讓方是禮之實既有是實自然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

又

南升錄

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

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爲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已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蕩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曰且不柰禮之節文何何以爲國

王船山曰雙峰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奪說朱子原
不如此本文云如禮何言其有事於禮而終不得當
也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不奪不壓若到此豈但
不能如禮何而禮亦直喪如此人此世界何矣此章
乃聖人本天治人因心作極大德王道之本領故集
注曰讓者禮之實也朱子又云若以好爭之心而徒
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又云先王之爲
禮讓正要樸實頭用所謂樸實頭者正與巧笑章注
中忠信字一脈相通曲禮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
明禮祇是反求之心德必忠而已喪不盡信而已喪
不實則在人恆見其有餘而在己恆見其不足故於
物喪敢慢於事喪敢侈於儀文喪敢過情自然見得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理固然之則以自治而治人者以己之志氣精神收斂遜順做去虧欠一分不得如此方能與禮相應而經之緯之以治國者有餘裕矣此所謂有闕雖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恣度可行也豈但上下截然不奪不攘之謂哉

又曰蓋合一國爲一心則運之不勞而欲合一國之心則唯退以自處而可容餘地以讓人此先王制禮之精意感人心於和平而奠萬國於久安長治之本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寡己知求爲可知也

黃勉齋曰所以立乎位之道有可知之實求諸己也患無位患寡己知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己者有不足祇足以自

媿而已

焦廣期曰患喪位謂不得其位則喪以行道而濟民故教之以患所以立正爲所以立者之難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患算知亦是謂道德學問必以人知爲驗故欲人知己之有此具也教之以求爲可知正懼聲聞過情惟務實之爲急若夫志在富貴但求邦家必問者蓋將喪所不至豈復可與言患所以立求爲可知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語類

拱壽錄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

又

賀孫錄

問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

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
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
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
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祇由此心
今最要先理會此心

又錄問一貫祇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卽爲孝事君

卽爲敬交朋友卽爲信曰大槩亦是治國平天下有
許多條目何故祇說吾道一以貫之問吾道一以貫
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麤大小千條萬目未
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
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所以告曾

子時垂它祇緣其知得千條萬目它人於千條萬目
尙自不知如何識得一貫問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
不然是曾子件件會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
如何識得

又

寓錄問忠恕一貫曰且看一貫之意患如堯之克明

俊德黎民於堯時雖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此須
從裏面發出方能如此曾子功夫已到如事親從兄
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便醒
元來祇從一心中流出

又

安卿錄曾子未聞一貫之旨見聖人千頭萬緒都好

不知皆是此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皆從此一
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此根上生氣流注

公貫也

又

德明錄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垂一豪自欺

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又

賀孫錄

忠是真實己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事物物

接於吾肯便將此真實者應副去己若有一豪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便都不實不合道理若自己真實事物之來小大厚薄輕重一一隨其分應副盡一事一物不合此道理

又

人傑錄

恕字正在兩隔壁頭看程子說盡己之謂忠

推己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己及物使各得其所處

又

可學錄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本根

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

又

閔祖錄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又

端蒙錄

忠者盡己之心喪少僞矣以其必於此而本

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又

諱錄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老者

安之是此一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

又

雷錄

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

萬殊皆自此出雖萬殊卻祇一理所謂貫也

又

安卿錄

盡己爲忠推己爲恕忠恕本學者事曾子特

偕以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齟齬解之忠便是恕便是貫有忠便是做出許多恕聖人極誠盡矣便是忠

問聖人之忠卽是誠否聖人之恕卽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中庸所說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祇取諸己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公之氣象此是偕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又錄程子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垂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聖人喪爲之忠恕盡已推己學者著力之忠恕固是一道理而有此三者若知曾子意思忠恕二字發明一貫之旨昭然又云論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

也曾于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祇一忠恕須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

又

明倫錄

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聖人祇是忠恕

更垂餘恣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人祇一心精蘊本末一以貫之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學者則須施諸已而不願而後勿施於人僂用推將去

又

錄

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祇言分殊

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理會得其當然然後知理一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教人學者終身從事祇要得事事物物

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祇此便是理一矣若
曾子不會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亦豈可
貫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
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
字極爲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爲
何要理會如曾子問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
川流處方見得散化處目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
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
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著
實用功而理一之理自森然於中一一皆實不虛頭
說矣

又道夫

問程子言如心爲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

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物
內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人內有一聖人之
心聖人之心自然喪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
之心做到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古人云不廢困窮不
虐喪告自非大喪道之君敢冒廢虐之者然心力用
不到便是已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喪一處不到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
而呼以告之曾子喪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
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喪不
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孰日
用之閒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喪不盡矣所

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眾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睂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纖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眾理之所自來者故喪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喪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俾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曰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爲能默契其旨而它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耳然彼未及究夫眾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

得乎此則必重以己意推釋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
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誦言一貫之旨
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盡餘蘊其曰而已矣者邢氏
以爲萬理一貫更盡其說之辭亦得其文意者也蓋
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
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
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
盡不備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
言恍惚之中而攷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
而加勉強之功焉爾

許白雲曰一理貫萬事是說事物雖眾祇是一理此
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體認得聖

卷之四
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方是吾道一以貫之
若祇說萬理一原祇是論造化云爾此章意不相似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
當用各不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之類是也然用雖
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爲萬事一
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
之物哉

高景逸曰一貫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自古聖人不
及夫子者祇是貫不忒如孟子言清任和者是矣二
氏所以畔於吾道者祇是貫不忒如程子言名爲喪
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矣要知聖人一貫祇中
庸自喜怒哀樂未發貫達德達道九經三重篤恭而

天下平者是矣。曾子指出忠恕卽中庸之理。非有二也。

張楊園曰：聖人之一理渾然未發之中也。忠也。仁也。應曲當已發之和也。恕也。

李厚菴曰：此章義理至程朱始發明盡致。朱子語類有曰：天地生萬物而其所生之物皆物。物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應萬事而其所處之事亦事。事有一聖人之心。此言尤精微切當。蓋一心之發散爲萬用之施而萬事之爲肖其本心之德。此中心如心之義。一以貫之之實也。

焦廣期曰：中庸至誠至聖等章是一以貫之注腳。家鰲忠先生曰：一貫之義固是聖心渾然之一理。須

知此理非它卽人之性是也性具於心一而已矣而由此一理分之則爲仁義禮智凡天下之理若父子之慈孝君臣之令其貌之恭言之從推之而百行廣之爲萬善喪不屬之四德而四德統祇一性聖人所以貫萬有者不過性體昭融義精仁猷之妙觸類旁通喪非是理非一性而何

胡敬齋曰曾子功夫全備一之功亦到貫之功亦到但未悟耳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戰戰兢兢盡其忠誠是立大本處貫是達道隨事窮理禮記曾子問篇精微曲盡是體用上理會但未知體用一源故孔子一嘆卽悟

楊賓實曰曾子之精察力行從事於精義集義也夫

子示以主一之旨揭誠敬之源則所見益徹所行益篤而得其宗矣忠屬誠敬恕所以行乎義也

又曰曾子隨事精察力行全以實心逐一體驗如原泉屈曲流注晝夜不舍但未能一往無滯耳子直以道之全體大用示之間言之下心豁神融知一本之無不通萬殊之協於一自此研幾應變殆所謂自得而資之濫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矣非將此未嘗務本至此始知從事於本也流水有本故盈科後行學者務本故成章能達曾子以忠信篤實得傳至教非明徵歟

汪雙池曰曾子以誠實之資爲爲己之學故其於聖人之應事接物也必隨事精察其所以當然之理以

反身而力行之其從事於忠恕以學聖人也已非一日然隨事以求盡此心之理而未能會乎心理之全則大用未周而或不能喪離也及夫子呼而告之乃恍然知隨事所盡之心卽吾此本然萬理具備之心不待外來而喪不可通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曰吾道云者言吾之所以應事接物也吾道一以貫之言非事事物物而求合之而一理旣得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應事接物而自喪不通也必待曾子之眞積力久而後告之以一貫者必其求盡乎此心之理者已久而後能會乎此心理之全知萬理之備具於一心而後知泛應之用所從出苟平日未能盡心則亦烏能知此心之具眾理以應萬事而不窮也曾子

未知夫體之一及夫子呼而告之又何以遂能默契其旨也曰天下之理一本萬殊心者萬殊之本也人之應事接物亦誰不由心事物之所當然亦誰不知其莫不有理然日行習於事物而不求合乎事物當然之理因心以應事接物而不慊乎本然之心則亦何能有得哉若夫知有以盡其心而推之於事物則此事務盡其心而推之而合彼事務盡其心而推之而亦合力行既久已自見此理相同處多所以未知其體之一者但以其自流溯源流派既多於源上依稀認住而未能親切無疑耳及聞夫子之言而乃可以無疑也此所以默契其旨而應之速而無疑者也尹元孚曰夫子所謂一非說一心是說此心到至一

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祇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祇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僣上下四旁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所以拈出忠恕者蓋其平日三省如爲人謀不忠不忠僣不一省其不忠卽省其不一與朋友交不信不信僣不一省其不信卽省其不一不習亦然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故夫子一點當下僣貫忠恕祇是此忠恕但悟得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僣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非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得一貫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別喪餘法

何義門曰曾子季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

汗漫目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喪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己故渙然得其本目後人看做通身汗下一悟百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肖云爾也

方植之曰一貫之義兼知行而言非真用功造極人不能真知卽強說之祇是知解不是心得此事與禪學次第相似蓋道術不同而功候喪異卽一切百工技藝文學之事莫不皆有此候如斲輪承蜩可見但聖賢所授受又廣大精微非尋常所能喻旨若以知解求之莫如杜元凱冰釋理順四字及堯人水渥之喻而張薦明之論鼓音亦可相發要其事則必俟實力躬踐久而功到始知之蓋自以閱歷參差異同不

齊之故千山萬水今始會通覲面相呈祇可自喻難
遽以語人蓋此自是得之候非學之候兼知行而言
之也故曾子亦難以語門人而特告之以要約使自
求而得之

眞西山曰天地與聖人祇是一誠天地祇一誠而萬
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祇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平
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誠是自然之忠恕
忠恕是著力之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
子恐門人未知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
處卽是誠

薛敬軒曰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忠做出千百
箇恕一源流出千百道水卽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

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已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會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已爲忠推己爲恕也姑偕忠以明一之體偕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已推己其施盡窮則知一貫之理盡不盡矣

彭魯岡曰忠者中心也心載五常而難於中必心喪不中之仁喪不中之義喪不中之禮與智然後謂之中此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身能知之知之明矣賢行之篤凡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值貧富賢賤顛沛造次之時當輔相裁成託孤寄命之任喪不如中心以應之然後謂之恕忠恕有擇執省察之學故曰一貫者天道也忠恕人道也

王船山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剛己字微有分別合盡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性也理也合推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情也欲也如堯授天下於舜所性之理大公無私而順受得宜者既盡乎己性之德乃舜之德必爲天子而後盡其用舜之情也天下臣民必得舜爲天子而後安天下之情也舜欲兼善天下之情亦堯所有之情推此情以給天下之欲則所謂推己者又於情欲見之也唯其如是所以說忠恕是學者事何也未至於聖人之域則不能從心所欲而皆天理於是乎絜之於理而性盡焉抑將絜之於情而欲推焉罔者交勘得其合一而推所無滯者亦盡所無歉斯以

行乎萬事萬物而無不可貫也若聖人則欲卽理也
情一性也所以不須求之忠而又求之恕以於分而
得合但所自盡其已而在己之情天下之欲無不通
志而成務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物之性不須復如大賢以降其所盡之已
須壁立一面撇開人欲以爲天理於其所推則以欲
觀欲而後志可通矣曾子見夫子所以貫之者欲合
乎理性通於情執大中而於理皆實隨萬化而於情
皆順到此說誠說盡性則又成孤另而似乎以其誠
以其性入物之虛以舉其實則且暗與後世徹錢索
子之說相似故於其流行上以忠恕爲言然後聖道
之撲滿充周理無不得情無不通者浹洽言之而無

所礙要以忠恕之貫於天下而物受之者飽滿於其性情則雖天道聖人亦可以忠恕言之而方其盡已推己兩俱不廢以求萬事之理萬物之情則唯學者爲然而聖人不爾

又曰聖人有欲其欲卽天之理天喪欲其理卽人之欲學者有理有欲理盡則合人之欲欲推卽合天之理於此可見人欲之各得卽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喪人欲之或異治民有道此道也獲上有道此道也信友有道此道也順親有道此道也誠身有道此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也

案本注云此解樸實有味解此章者但從此求之則不墮俗儒不入異端矣

陸稼書曰或問所謂一者夫子之意果卽指忠乎曰不然謂之指誠亦可謂之指敬亦可謂之指仁亦可忠是曾子平日所用力故指而言之假使子思聞之必曰夫子之道誠而已矣孟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程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敬而已矣朱子謂聖賢言語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蓋以此也

汪雙池曰夫非從事於忠恕者眞積力久幾於會通則未易知一貫故曾子之告門人也則僭學者忠恕之事以著明夫子之道意謂可推之天下而無不合者亦不過克盡乎此心之理而無不全耳夫子之道又豈有外於忠恕哉蓋忠之全者卽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恕之敵者卽夫子之泛應曲當在夫子固無事

乎盡己推己之勞而忠恕功夫亦未足以盡其全體大用之妙第一貫之旨非言語所易形容而忠恕功夫則學者所嘗從事故姑卽此以明之使其於忠恕而力行之焉則一貫之道亦不待外求而可以循至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子語類

錄

君子祇知當爲與不當爲當爲處便是

合當如此小人則祇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不顧利害祇看天理當如何

又錄

時舉

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

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皆理會得故亦濇好之也

又錄

或曰

伊川云惟其濇喻是以篤好若他惟其篤

好是以淡喻亦得曰陸子靜說如此

附陸子靜白鹿洞講義此章以

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愚未能有益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志志平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均是人也或爲君子而喻於義或爲小人而喻於利何也且程子楊周氏以爲淡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爲好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一說定也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淡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與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

稟之不善亦可以習而變矣然喻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

用誥謹案周氏其失在用心之初與象山辨志說同朱子蓋濫取之

陳安卿曰義是心之裁斷而宜之理也利是利便祇是討便宜之謂凡所以行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飲食起居言動之際有一毫涉於便己自私皆利也其事雖善而有所爲而爲之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稍有萌於中是亦算非利勇不止於名位貨財之謂此特其流之甚著見爾

汪石潭俊曰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

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孫夏峰曰以垂所爲出之疑於利亦義也以有所爲出之疑於義亦利也從志趣上分欺慊不在事迹上作門面

張楊園曰事物之來君子動念偏向義小人動念偏向利雖在己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執一路故曰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用話謹案此亦象山辨志之說

家懸思先生曰陸象山在白鹿洞講喻義章學者聽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可知義利嚴界爲學者最要關頭夫君子小人其學業之就將心力之勤厲早

佗夜思經營盡瘁喪一不同然君子之爲學也究心
聖賢之道致力倫常之間事事從己身起見故知則
真知非徒博物行則力行非有近名潛修默證之中
自有欲罷不能之趣乃足謂之淡喻此其人處則不
媿詩書不媿衾影出則不負朝廷不負民物遇有國
是所關民命所繫者不憚延諍力諫而一身之利害
不問卽至死生禍福之交不難捐軀致命以成一是
乃其喻義之究竟小人之矻矻孜孜何嘗讓於君子
然其所計者辭章之善否聲譽之有喪忍目眚之苦
正以圖異日之甘矯違心之節正以冀非道之遇而
鑽營之巧迎合之工後先效尤閃倏詭變凡可以倖
功名伺意旨者無所不至乃足謂之淡喻此等人卽

令名位可就但知肥身家不知愛百姓但知取容說
不忠報國家蠅營狗苟而事之不可告人寤寐不堪
自問者不知幾何矣儻遇利害得喪之頃心沮氣餒
患得患失雖至生平盡喪名節蕩然而苒此談道立
名之身矜已笑人之口亦瓦裂塵飛而不堪迴首正
其喻利之究竟學者思此直當槌心刻骨豈惟泣下
數行已耶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鄭文相

南升

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賢

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
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賢之地見
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

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薛敬軒曰思齊內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焦廣期曰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見義不爲見其過而內自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撥湯數見字皆是人所易見者難處全在下截從責其知之不真而不責其志之不篤行之不勇非聖人當下立言之意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朱子語類

南升錄

問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

而不怨乃是淺愛其親也曰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祇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胡伯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淺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己意也

真西山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敬者反復純敬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舉於州閭是以寧敢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

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它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王船山曰幾諫者非微言不盡之謂而見微先諫之說爲允當到過之已成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而在幾微初見之際一發難收之勢可盡用其垂涕之怨則惟幾諫爲體而後下氣怡色柔聲得以爲用二者相因而益以知見微先諫之妙也見志不從一志字明是過之未成不從則漸成矣故以又敬不違之道繼之蓋人子於親不忍陷之於惡關心至處時刻警省遇有萌芽早知差錯與己之愼獨功夫一樣細密而家庭之間父母雖善蓋覆亦自盡微不著與臣之事君勢位闊疏必待顯著而後可言

者自別故臣以幾諫則事涉影響其君必以爲謗已而父母則不能且親之於己直爲一體必待其有過之可改則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惡爲人攻發雖可補救於後而已慚慙於先矣

李二曲曰易謂幾者動之微通書所謂介於有善之間者幾也誠察其微而豫挽之潛消默化於將萌如是則旣不彰親之咎又垂進諫之名善之善者也

用誥謹案幾諫精義載范呂楊謝之說皆以爲見幾而諫朱子因用內則語注此章故不從然未嘗以其說爲不善也

王伯申引之曰勞憂也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切切皆謂憂也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

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不怠父母惡之懼而喪怨懼與憂相近又一證也

用詁謹案此解勞字可備一義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朱子語類

不知何氏錄

爲人子須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

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胡伯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卽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爲矣

子曰三季喪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焦廣期曰論語文重出者蒙師多不授讀此非也三
季喪改之文上下皆言人子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下文曾子引象辭意似相發今皆不授讀卽與刪本
何異乎

子曰父母之季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林次崖曰不是空空一懼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
故曰變日之誠自不能已

張楊園曰喜懼二字曲盡孝子之心此兩念不真切
必喪能孝之理

汪雙池曰勸人子以及時之孝也天下喪長存之父
母故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乃習而不察知親季
者有幾人哉喜懼之交集如斯乃爲真知親季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朱子語類

錄

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

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馮厚齋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可恥何哉

黃東發曰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淺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

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子欲喪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荅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今日亦枉明吾夫子之訓而淡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媿恥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媿恥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矣君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豈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李二曲曰古人尙行故羞澁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

尙言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從言若果學務躬修自然沈潛靜默慎而又慎到訥訥然不能出諸口時始是大進否則縱議論高妙超世總是頑不知恥

汪雙池曰慎言正爲躬行地步與其言之不忙章可對看非行不得便不言正要行得來方敢言存一恥字其於躬行必甚力矣不然則身不孝而不敢言孝身不弟而不敢言弟雖言之不出何足貴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朱子語類

南升錄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檢束令入

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分明

朱子文集

答曾擇之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從簡而

已

胡雲峰曰不侈然以自放先要此心不放則言與行皆不敢放

汪雙池曰約者束也內束其心外束其身謹言慎行審密周詳謙卑自牧皆所謂約以約則鮮失敬慎不敗也若解任儉約省約徑約則天下有許多不可約之事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朱子語類

南升錄

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

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

吳可堂

仲迂

曰欲猶言其用意也有德者用意能如

此學者用意當如此

饒雙峰曰此卽矯輕警惰之法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朱子語類

綱

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又

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爲善自有

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祇一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德故不孤是訓爻辭中大字若有敬而喪義有義而喪敬卽孤矣

用語謹案自程子以下皆以易解此章故朱子辨之

陳定宇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

許魯齋曰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祇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血氣爲主既是德性上發出則喪不善此既善則彼善亦應喪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爲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孫夏峰曰人患不德不患喪鄰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原是一家人學者須先識此

王船山曰一人之德或皆出而開天下之先或高蹈而不顧天下之非疑於孤矣而其出也功垂於四海其處也望重於當時信不孤矣其不孤何也自我倡之必有和之自我爲之必有成之或道高於己者猶

曲信其心或志合於己者則交獎其爲或行不逮己者卽企及其美必有鄰焉未有一聖人興而垂羣賢之輔一君子出而垂眾正之合者矣此其故非有德者所期也非與爲鄰者之期有此德而鄰之也不知其然而自垂不然其天之生也有常數乎其人之相爲感動也有常理乎非達於天人理氣之幾者不足以知之則亦慎勉其德焉可也

又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唯行道之所得者爲不孤若祇依附襲取而垂所得則直浮游於倫物之際已先不關切而聚散垂恆物亦算之應矣德在心不孤在物到此痛癢相關之處名言將窮所以陳新安用天理自然之合六字大槩說來微妙親切此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旨正同故朱子以小人之德反證以驗其理之同則亦大學桀紂帥暴民從之義爾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朱子語類

雜錄

以諫而數者是意善而事未善故特言

之以警學者

陳定宇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喪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何北山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道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夏彊聒不

置則是失之頻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若未
至於數而逆憚辱與疏而豫止焉則爲不盡君臣朋
友之義而薄亦甚矣尤非聖人之所許也

孫夏峰曰數便是辱疏處忠臣不懼辱臣朋不憚疏
辱則回天喪路疏則責善喪功是以不賢數者不絕
其進言之路耳

論語里仁第四

畢